

□ 怀念师友

作，在全校设立了“教学工作优秀奖”。陈先生获得了清华大学首届“教学工作优秀一等奖”。随即，被授予“北京市优秀教师”荣誉称号；1989年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在教材建设上，陈先生同样作出了很大贡献。1990年，他与叶书麟合著的《基础工程学》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随后由他牵头翻译的由弗雷德隆德与拉哈尔佐合著的《非饱和土力学》在国内岩土工程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陈先生等老一辈先生的带动和影响下，土力学教研组形成了重视教学的好传统。继陈先生获教学奖之后，王洪瑾教授任课程负责人的“土力学”课程，1991年被授予清华大学一类课，并于1994年、1997年两次复审通过。根据李广信教授的统计，进入21世纪近20年间，清华大学土力学教研组

（后称岩土工程研究所）累计获得学校级至国家级的各类教学奖项多达50余项，几乎每一位教职工都获过奖。至今，清华大学岩土所的教学工作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作为岩土工程学界的名师，陈仲颐先生在科学研究上同样卓有建树。他主持的近海工程海上平台实验研究，曾在1986年集体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他研究了区域性土工程问题、中国湿陷性黄土的工程性质及其地基设计原理，并开展了对中国古代基础工程的研究工作；他还主持了中国、加拿大膨胀土工程性质合作研究。结合上述研究工作培养了多名研究生。

陈仲颐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发扬陈先生的精神品格，把岩土工程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滕滕先生：我心中的楷模

○曲德林（1967届工化）



和恩师滕滕先生
曲德林学长（左）

滕滕先生是一位宽厚、豁达、富有个人魅力的老师，他对年轻一代成长的关心和爱护，令我终生难忘。

1961年我刚入清华不久的国庆之夜，

我和清华的同学们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远处围起了大圈，占据了狂欢和观看礼花的最好位置。时任工化系党总支书记的滕滕先生和我聊天，问起我来清华的感受和对学校的印象。我有些拘谨，正好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烟花在天空中绽放，发出五颜六色灿烂的光芒，非常漂亮。他问我这五颜六色的烟花是怎么形成的？我一下愣住了。接下来他认真地给我讲：“烟花含有混杂的盐类，爆炸后在高温下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便会产生五颜六色的火花。”滕滕先生的睿智和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使我这个刚入学的新生对化学的兴趣油然而生。

我是改革开放后滕先生的第一批硕

士生。1978年5月，我参加了研究生的入学考试，3个月后幸运地成为滕先生的学生。正值我研究生复试通过准备入学之际，又幸运地被学校和系里推送去东京工业大学，参加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化学与化工的研究生课程。到东工大后，早川教授和我讨论我的研究方向，确定进行系统分析和过程设计的研究。我把这里的研究向滕先生做了汇报，他非常支持，鼓励我要扎实学好，还问起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希望能买到Fortran语言程序设计和化工原理的书作为学习的参考。当时来日本的国内团组还很少，他帮我买好了我需要的书籍。1978年底，滕先生托清华大学的老领导、时任高教部长的何东昌同志访日时给我带来了这两本书，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至今还记得乘地铁到何东昌同志下榻的新大谷饭店去的情景，当东昌同志把书交给我时，我真是由衷地感谢滕先生和东昌同志，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无疑为我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增添了动力。

1980年底我回到清华后，一直在化工系任教。1986年底，改革开放后国家派遣的留学生数量增大，教育部开始选派留管干部。由于我留学过日本，被认为是日语干部，也在选派名单之中。去还是不去？我也在纠结之中。1986年我刚晋升为副教授，担心干行政会耽误业务。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安排，1987年我被派遣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任一秘。1990年初回国时，滕先生已调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当时滕先生的秘书托人带话给我，让我去教委找一下滕副主任。见面后，滕先生对我说，还是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清华“双肩挑”干部的培养是传统，他说欧洲有个UNESCO的化学研究所，他希望我



一九八三年，滕藤先生（右）与方毅副总理在攀枝花调研矿产资源

能去，拿个博士学位回来，我听后十分感动。我第一次在使馆工作三年多，经历了“六四风波”之后的时期，非常感谢滕先生关心我，希望我业务上不掉队。考虑到科学研究的连续性，在滕先生的鼓励下，最终我去东工大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1992年我回到化工系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指导研究生。

我和许多朋友和同事都讲，滕先生不只是对我一个人好，也不只是对我个人关心和帮助，他对所有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同志都是一如既往的宽厚、豁达，那是一种教育家的人格魅力和情怀。

滕先生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坚定信仰，对学校 and 化工系的发展高瞻远瞩，对国家的教育和科研事业发展满怀热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滕先生是工程化学系的创立者，他和汪家鼎先生领导的“712任务”顺利完成，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以任务带学科、科研促教学的方式，培养了一支在核燃料提取和分离领域的队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调

□ 怀念师友

整，这支队伍也面临着拿不到任务，队伍有散掉的危险。滕先生在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下，坚定地认为应该坚持清华的传统，要把理论应用到国家经济建设中来。

滕先生是国内湿法冶金的积极宣传者和应用引领者。当时我国冶金系统注重火法冶金，是由高温焙烧、熔融、吹炼和精制组成的传统工艺过程。然而，火法流程把许多珍贵的有色金属都当成废渣抛弃了。滕先生就想着把溶剂萃取技术应用到冶金生产的工艺过程中来，也就是湿法冶金。这个想法得到了魏寿昆院士的支持。当时随着新型、廉价和特殊萃取剂的开发利用，使得溶剂萃取技术在国外发展很快。在滕先生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5709萃取剂对净化高冰镍浸出液的流程研究，并对国内外湿法冶金中溶剂萃取技术的应用做了系统的调研。滕先生本人致力于湿法冶金的研究，并组织清华试验化工厂和化工系的一些科研力量开展了系列的湿法冶金的研究工作，使有色冶金逐渐成为溶剂萃取技术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滕先生离开清华之后，对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研究非常关心，在清华亲自带研究生搞科研。滕先生在中国社科院任副院长期间，一次，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视察工作，陈迎和我陪他一起去太原调研煤的液化和洁净煤的应用，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应用出谋划策。陈迎是滕藤先生的博士生，现任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1995年，国家教委党组决定派我去接任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教育参赞，我于10月份赴任去东京。在中日教育交流的关

键岗位上近4年的工作中，我体会良多。1999年3月教育参赞的任期结束，我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同年，教育部党组任命我为北京语言大学校长，9月我去北京语言大学赴任。

滕先生一直是我心中的楷模。在我两次赴使馆工作，以及后来我调离清华去语言大学工作期间，我一直以滕先生为榜样，像他那样对待学生和身边的教师，努力做到心胸开阔，宽容豁达，关心和爱护他们。努力像滕先生那样，对待工作，面对压力，敢于坚持自己，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我们对滕藤先生最好的纪念，他的精神风貌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航院离休干部邵敏同志逝世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离休干部、副教授邵敏同志，因病于2024年1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邵敏同志1928年1月出生于北京。1947年考入

清华大学理学院物理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1952年担任清华大学校学生会主席。1952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基础课助教、讲师、力学教研组党支部书记。1979年之后任工程力学系副教授，曾担任系党委副书记。1988年离休。

(航院)